

他们训导出的精灵，比大熊猫珍稀

我国有1730多万盲人。据国际导盲犬联盟制定的相关标准，每一百个视障人士，就应配备一只导盲犬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我国应该有近17万只导盲犬供盲人使用。可导盲犬事业起步至今，因各种条件所限，12年间累计只培训出100多只导盲犬，数量远低于国宝大熊猫。为了给盲人多添一双有生命的眼睛，一群人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

本报记者尹平平 实习生于子悦

Lucky是真显老了，都有点走不动了。带着平亚丽在小区里转了几圈，回到家，Lucky赶紧趴回窝里，咕嘟咕嘟地喘粗气。趴一会儿就睡着了，一动也不动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仿佛家里并没有这么一只90多斤的大狗。

平亚丽是我国残奥会历史上首位金牌获得者，Lucky是她的导盲犬。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，平亚丽就是在Lucky的引导下，完成了奥运场馆内的火炬传递。不少国人，都是看到了开幕式上的Lucky才知道，原来还有一种狗，叫“导盲犬”。

距离那辉煌的一刻，已经有8年了，Lucky今年已经10岁了。按照人类的年龄算，相当于是个60岁的老人了。多数60岁的老人，都退休了，而Lucky还坚守着岗位，守护着平亚丽。

不忍心再让Lucky继续服役，平亚丽去申请了新的导盲犬。申请都需要排队，一般都得排3年左右，而这就意味着“我们Lucky要成为退休返聘人员了。可是我看它夕阳红也红不了多久了。我的Lucky大爷喽。”平亚丽抚摸着Lucky的额头，心疼地说。

今年11月29日，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表示，我国有1730多万盲人。据国际导盲犬联盟制定的相关标准，每一百个视障人士，就应配备一只导盲犬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我国应该有近17万只导盲犬供盲人使用。可导盲犬事业在我国开展已有12年，因各种条件所限，期间累计只培训出100多只导盲犬，数量远低于国宝大熊猫。

捉襟见肘的导盲犬培训基地

现在，培训出一只导盲犬的费用已经上涨到了15万元。目前基地一年开销在100万~120万元左右。可是，据基地办公室负责人梁佳介绍，一年最起码需要500万元，才能达到批量培训导盲犬的基础要求

Lucky来自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(以下简称“基地”)。这是中国最早开始培训导盲犬的机构，由大连医科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教授王靖宇创办。

虽然一直以来研究的都是动物行为学，但也是直到2004年，通过雅典残奥会的电视直播，看到有盲人运动员牵着导盲犬入场，王靖宇才第一次了解到导盲犬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下决心：要运用自己的相关学术研究，在中国也训练出导盲犬。等到2008年北京举办残奥会时，让我们中国的运动员，也可以向世界展示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。

尽管国内研究那时还是一片空白，但在国际上，导盲犬的训导和使用历史已有200年。王靖宇翻阅了各国的资料，经过两年的摸索，在2006年终于培训出了中国第一批导盲犬，并于当年的5月15日，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批准下，成立了国内首家导盲犬培训基地。

Lucky就是第一批导盲犬中的一员，因为它漂亮机敏，王靖宇瞅准要让它上残奥会，恰好这时平亚丽来申请，一拍即合，才成就了当年的精彩一幕。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，基地当时唯一的一部电话，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盲人打爆了。大家的问题都一样：怎么才能得到一只像Lucky一样的导盲犬？

“2008年在咱们北京办的残奥会，那活动、那组织、那安排……也许很少有人能够超越，但是我们多数残疾人要的不是残奥会，我们要的是让我们能在不求助于别人、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，独立地出行。”平亚丽解释说。

被打爆的热线电话让王靖宇意识到，仅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有导盲犬，还远远不够，只有真正让盲人用上导盲犬，才能真正实现导盲犬的价值。于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，王靖宇再下决心：增加导盲犬的培训数量，培训出越来越多的导盲犬，陪护盲人。

自此，王靖宇开始招聘、培养专业的导盲犬训导员，还带队到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去学习考察，引进他们的专家。甚至出钱派一名训导员到澳大利亚留学一年，专门学习导盲犬训导技术。可是，国际经验取回国并不好用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无障碍建设比较完善，路况也比我们的要安全稳定得多。此外，对于很多盲人来说，掌握英语口语也相当困难，发音不准也会影响导盲犬的判断……

从2010年开始，王靖宇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动物行为学测评室，用中文编制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训导技术。比如国际上，培训一只导盲犬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，因为我国的路况复杂，训练的科目要比国外多，训练时间就要增加一倍，以保证导盲犬的稳定性。

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横亘在基地的面前：没钱。现在，培养出



一只导盲犬的费用已经上涨了15万元。目前基地一年开销在100万~120万元左右。可是，据基地办公室负责人梁佳介绍，一年最起码需要500万元，才能达到批量培训导盲犬的基础要求。

无论成本提高多少，王靖宇都坚持把培训好的导盲犬免费交给盲人使用，一分钱都不收。而分配的原则，就是根据盲人提交申请时间的先后排队。他知道多数盲人生活都很拮据，他也担心导盲犬被商品化，变成有钱人的玩物。有企业来和他谈赞助，想在导盲犬的导盲鞍上冠名，他都拒绝了：“导盲犬就是导盲犬，身上除了导盲犬标志，不应该有任何其他东西。”他甚至有点固执。

自创建以来，直到2011年，基地的经费几乎都是王靖宇自掏腰包。场地是大连医科大学免费提供，连水电费都免了。可为了贴补，他还是连家里的房子都卖了。随着人们对导盲犬的认知度提高，2011年之后，逐渐有了社会捐款，可依旧是捉襟见肘：狗粮都是低端品牌；疫苗和用药也不能用见效快副作用小的进口药；训导员们的工作服都是轮流穿；取暖器都是今年才刚装上的……

王靖宇说他对不起这些狗，更对不起导盲犬的训导员们。基地刚创建那两年，全职训导员的月薪只有500元。现在，训导员们的月薪也不到3000元。应聘来当训导员的，都是特别的年轻人，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可到了婚育年龄，一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，实在不够养家糊口。基地成立至今10年间，离职的训导员超过70人，包括那些派去澳大利亚学习的。王靖宇说他换位思考，谁也不怪。

坚守的导盲犬训导员

这些年，这么多同事都走了，对我们不可能没影响……可说实话，所有的烦心事，等我们回到基地，看到这些向我们冲过来的狗狗，就全没了！

周圆算是训导员里的新人。她之前就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学生，只不过学的是商业摄影。来基地的一次志愿服务让她决心毕业后她来本专业，来这里当训导员。那是她第一次走进盲人家庭，看到盲人妈妈的饮食起居，都要由她十岁左右的女儿照料完成。也就才二十出头的周圆对比起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潸然泪下，决心要培训导盲犬，帮更多盲人实现自立。

然而训导员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美好。“没有想过会这么这么地费体力。”周圆说，“而且我之前皮肤特别特别好。”可几年风吹日晒下来，周圆现在脸上添了不少痘痘。导盲犬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带狗走路，无论烈日暴雨严寒，都要带狗在外面训练。她每天要走三万步左右，天天都是她朋友圈里微信步数排行榜的冠军。每晚回到家，她都累得瘫倒在床上一动不动。

女儿做这样“不体面”的工作，爸妈当然不愿意。像多数爸妈一样，他们想让孩子毕业后回家考公务员。周圆也有压力，她也想靠自己的努力在大连站住脚，买个房，带爸妈离开本溪老家那个小县城，到大连来养老。

下班后，有精气神了，她就做微商。和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合伙，开了个小的代购店。每倒手一件，能赚十块钱左右。左一点右一点，每个月能多挣出1000多块钱。她在旅顺买了套小小的房子，2000多的工资再加上这1000多的外快，吃力地还房贷后，一个月只剩下千八百块钱，勉强做生活费。这个25岁的姑娘已经很久都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或者化妆品了。

从基地创建之初，一直坚持工作到现在的训导员屈指可数，付明岩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基地带出导盲犬最多的训导员。导盲犬的淘汰率高达70%，近些年训导技术完善，也最多只有45%的受训犬最终能成为导盲犬。10年来，基地总共培训

出来的导盲犬也就118只。其中，付明岩带出的导盲犬有20只之多。

付明岩之前在工厂打工，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导盲犬的节目之后，自己寻摸到基地来，要求当导盲犬训导员。那是2009年的事，他在工厂的月薪也不高，2000多元；可在基地当训导员，月薪只有500元。付明岩毫不犹豫。“热爱狗，毕竟是慈善，想为盲人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不善言辞的付明岩这么解释自己当年的选择。

七八年过去，付明岩已经不再是当年一时冲动的小伙子了。他成了家，年初刚有了孩子。妻子身体不好，全职在家带孩子，也没奶水。家里家外全靠付明岩，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，怎么够呢？他只能下班之后，兼职开滴滴到深夜，这样每个月能再多挣出一千多块钱，给孩子买奶粉。

“当然想过走，也想过全职开滴滴，一个月起码能挣四五千吧，起码，干好了，七八千上万的也有。”付明岩告诉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，之前离职的同事，有个在大连开了汽车美容的店，现在生意很好，好几次邀他入伙，他想了好久，还是没去。“舍不得啊。”付明岩说。

“这些年，这么多同事都走了，对我们不可能没影响。”基地办公室负责人梁佳对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说，“在这里，再怎么干，可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，或者能看得到的未来。”梁佳说，所有留下的训导员，都彷徨过，也都动过离开的念头。“当年的同学，他们一样毕业那么多年，现在人家吃的穿的穿的……人不可能一点虚荣心都没有……”

“可说实话，所有的烦心事，等我们回到基地，看到这些向我们冲过来的狗狗，就全没了！”梁佳说，“上班虽然累，但真的很开心，每一天都充满期待。”她给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看她和同事们的朋友圈，几乎每一条都是狗。虽然每只导盲犬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它们的训导员都管它们直接叫“我儿子”“我姑娘”。

基地要求训导员们戴眼罩生活一段时间，体验盲人的生活。这种经历使他们格外谨慎细致。周圆训的一只导盲犬叫芍药，特别害怕吹风筒，每次听到声音，就会吓得夹着尾巴嗖一下蹿到床底下。周圆担心这样下去，以后盲人没法去理发。她就每天都在芍药面前吹头发，训练它。最近这阵最让她欣慰的事，就是收到一张来自吉林白城的照片。照片里芍药趴在理发店里，他的主人在一旁理发。

“当你真正去盲人人家看他们家里的环境，了解到他生活的困难，以及他对导盲犬的渴望，然后你再做对导盲犬的训练，教他们使用导盲犬的时候，你会心理压力很大。”梁佳说，因为一旦出任何闪失，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盲人的生命安全。

幕后的爱心家庭

为了让它们从小就能熟悉人类的家庭生活，刚出生的幼犬在基地长到45天左右，要送到愿意领养导盲犬幼犬的爱心家庭寄养到一岁，再送回基地进行专门培训

能够被训练成导盲犬的犬种比较有限，目前基本只有金毛犬和拉布拉多犬。为了让它们从小就能熟悉人类的家庭生活，刚出生的幼犬在基地长到45天左右，要送到愿意领养导盲犬幼犬的爱心家庭寄养到一岁，之后再把狗送回基地进行专门的培训。

张佳然是个全职妈妈，领养成除了想为盲人献爱心，也是为了帮自己3岁的女儿多多培养一些分享精神和照顾他人的意识。

为了迎接成成的到来，张佳然看了好多书，网购了各种狗食盆，做了很多准备，可成成刚到她家那几周，她还是几度崩溃。这只黑色小拉布拉多犬，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，咬烂了

两双拖鞋和一双1000多块钱的靴子。家里的房子刚装修了没两年，每个墙拐角都被成成啃得破烂烂。可张佳然夫妇从没有过怨言或后悔，他们精心地照料、驯养着成成，盼着它以后能成为盲人的眼睛。

汪东家寄养的凯撒和成成一奶同胞。汪东为更了解盲人的生活习惯，还好几次专门跑到盲人按摩院去跟盲人人们聊天。汪东曾是个医生，有洁癖，也怕狗。凯撒是女儿非要养的。凯撒刚到家时，汪东嫌弃得不行，洗手洗得胳膊都过敏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她就被凯撒的忠诚体贴和机敏征服了。连支付宝密码都改成了凯撒来到她家的日期，女儿知道之后问她：“妈！你不会以后连遗产都留给凯撒吧？”

10月26日是成成和凯撒它们这窝兄弟姐妹的一岁生日。张佳然和汪东都给过极为隆重，切蛋糕、炖排骨、煮寿面。按理说，导盲犬不允许吃人类的食物，可张佳然说：“不管了，马上就要回基地上学了，基地条件差，再让成成在家享几天福吧！”

10月30日，汪东如约把凯撒送回基地，以备开始正式的导盲犬培训。她抱着给凯撒带到基地的一大包玩具、零食，哭得不成样子。“当导盲犬对它们的损伤很大，它们这种狗的腕关节都是有先天缺陷的，我们凯撒要受罪了！”汪东说她真舍不得把凯撒还回去，恨不能当场掏出违约金带着凯撒扭头就走。可她也知道，凭凯撒的聪明稳重和反应能力，一年后，它必将成为一只训练有素的导盲犬。

“但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，各种机器人啊智能硬件啊，盲人非得要狗带着才能走路吗？”汪东不理解。

它们不光是一双眼睛

在导盲犬进入我的生活之前，自己用盲杖也能上下班。但我们都说：“用盲杖像蹬三轮，用导盲犬像开奔驰。能一样吗？”

“我对自己的出行能力还挺有信心的。”90后盲人姑娘周彤对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说，在导盲犬小杰进入她生活之前，自己用盲杖也能上下班。现在手机导航当然很方便，也可以语音给人指路。“可这些都替代不了小杰。”

手机的导航也好，盲杖的探测也好，都反应不过来临时蹿过来的车，也没法细致到马路牙子和井盖等各种障碍物。“我之前经常被那种防止乱停车的墩子磕到腿，可疼了。”周彤说着下意识地揉揉迎面骨，“我们都说：用盲杖像蹬三轮，用导盲犬像开奔驰。能一样吗？”

“大家还能对盲人的生活太不了解。”63岁的张建华是江西省第一位使用导盲犬的盲人，他告诉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，“其实盲人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，洗衣服啊、做饭啊，包括买菜。但有一样始终不行，就是出门。现在中国的这个路况，没人带着，盲人真的很难独自出门。”

“我们国家现在对残疾人、盲人，有很多阳光政策，可我们要是连家门都出不了，楼都下不来，这阳光也照不到我们身上啊！”平亚丽介绍说，比起贫困，孤独是更可怕的。很多盲人因为出行不便，常年困在家中，没有朋友，娱乐方式也很有限。有人甚至靠数牙签、数纸里画出的张数打发时间。

有了小杰，周彤除了上下班，还能从北京的丰台区跑到东城区练瑜伽，和朋友们一起吃吃喝喝。“对于盲人来说，独立出行这个能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人格独立的一部分。因为如果连自己出门都做不到的话，就什么都得依赖别人，就没有自我……”周彤有些激动。

平亚丽是1984年在纽约参加残奥会时第一次接触到导盲犬的，但她那时并不羡慕，甚至还有有些奇怪地问牵着导盲犬的日本运动员：“你爱不照顾你吗？非要一条狗带着。”日本运动员笑着回答：“如果我想存点私房钱呢？我爱人跟着不方便啊！”

“盲人也有隐私，更有独处的需求。”平亚丽对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说，当年也曾有人考虑让人引领她传递火炬，可是平亚丽坚持要带导盲犬Lucky。有人问她：给你配个明眼人带路不比狗好吗？她反问人家：“那我要是谈恋爱，他也跟我去吗？”

平亚丽的盲相并不明显，之前出门，常被各种司机吼骂：“你瞎啦！看不见路啊！”“但我也不能在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我是盲人吧！”所以她尽量不出门。有了Lucky之后，人们看到平亚丽牵着导盲犬出门，知道她的难处，都会主动过来帮忙。平亚丽哪里都敢去了，也结交了各种朋友。“我感觉到自己和健全人的界限并不分明了。我不再像是过着一个盲人的生活了。”

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顺利。几年前，人们对导盲犬的认知还不够，很多公共场所和公交车都不让导盲犬进。有的饭馆老板看到Lucky就指着门外大喊：“出去！”还有公交车司机甚至用门夹Lucky的爪子以防它上车。甚至有警察把Lucky当恶犬抓走关起来……“别提了，那几年，一天打架5次都到不了天黑！”平亚丽带Lucky的8年来，娘儿两个都没少受委屈。

可她总是不懈地在各种场合向各种人解释什么是导盲犬，该怎么为牵导盲犬的盲人提供方便。甚至有些态度强硬的地方，平亚丽偏要带Lucky去“教育教育他们”。“我觉得我作为第一代导盲犬的使用者，有这个宣传的义务。同时这也是我们盲人出行的权利。导盲犬对我们来说，就像你们戴的眼镜一样。你说你去吃饭馆、逛公园，人进去，能把眼镜留在门口吗？”

这两三年，尽管有些地方还缺乏管理细则，比如并没有明确：拒绝导盲犬进入，将会受到怎样的惩戒措施，但是在有些大城市，饭馆、公园、银行，都开始允许导盲犬进入；公交车、地铁、高铁、飞机，也都让导盲犬上去了，导盲犬的社会认知和接受程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随之而来，导盲犬的申请量也与日俱增，越来越多的盲人渴望得到一只导盲犬。与此同时，最早培养出的几批导盲犬如Lucky，也到了退休的年龄。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稳定的训导员队伍，怎么可能扩大导盲犬的培训数量呢？王靖宇他们的压力反而更大了。这3年间，他的头发全白了。

配图由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提供